

國際儒藏

韓國編
四書部
論語卷

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國際

韓國編
四書部
論語卷
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論語卷·4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
編纂委員會編；《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校委員會審校。

—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9

ISBN978-7-5080-5927-3

I. ①國… II. ①國… ②國… III. ①儒家—研究 ②論語—研究 IV. ①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76843號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論語卷目錄

【論語卷四】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九冊】

論語說	謙窩集	沈就濟(一)
論語講義	惕齋集	李書九(五)
論語講說	山木軒集	金義淳(九)
論語隨筆	碩齋別稿	尹行恁(二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冊】

論語古今注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五五)
論語對策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四四五)
春秋聖言蒐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四五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一冊】

論語手劄	……	丁若鏞(四六五)
論語講說	日谷集	趙得水(五一)
論語雜著	老洲集	吳熙常(五一七)
論語時習錄	海隱遺稿	姜必孝(五二一)

論語講義	重庵集	姜彝天(五二五)
東儒論語解集評	東儒四書解集評	柳健休(五三三)
魯論夏箋	弘齋全書	徐俊輔(五七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二冊】

論語劄疑略	敬庵集	李漢膺(六五三)
論語四勿	畏窩集	崔琳(六六一)
論語問	性庵集	金魯謙(六六五)
論語隨得錄	晚悟集	鄭裕昆(六七一)
論語辨疑	鳳村集	崔象龍(六七五)
第三論語圖	鳳村集	崔象龍(七二七)
論語雜著	華西集	李恒老(七三一)
論語答問	蘆沙集	奇正鎮(七三七)
論語演義	養蒙齋集	金在洛(七五九)

【論語卷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一冊】

論語釋義	四書釋義	李滉(一)
論語釋義	四書釋義	李珥(三三)
論語質疑	良齋續集	李德弘(一〇九)

論語辨疑 經書辨疑……………金長生(一二七)

論語劄錄 九峯集……………金守勳(一三五)

論語雜著 愚伏集……………鄭經世(一四七)

論語啓事 月沙集……………李廷龜(一四九)

論語劄錄 潛治集……………朴知誠(一五三)

論語雜著 浦渚集……………趙翼(一六三)

論語答問 四書答問……………李惟泰(一六七)

讀論語 活齋集……………李 榘(二五三)

論語雜錄 松峯遺稿……………吳益升(二五七)

論語思辨錄 思辨錄……………朴世堂(二六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二冊】

論語或問精義通考 上

論孟或問精義通考……………宋時烈(三〇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三冊】

論語或問精義通考 下

論孟或問精義通考……………宋時烈(五〇七)

【論語卷二】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四冊】

論語記疑 遜翁集……………韓汝愈(一)

論語問目 養齋集……………李世龜(五)

論語劄錄 滄溪集……………林 泳(一三)

論語說 霞谷集……………鄭齊斗(二七)

論語說 正庵集……………李顯益(四三)

論語講說 屏溪集……………尹鳳九(七九)

論語疾書 星湖疾書……………李 瀾(八九)

論語講說 泉上講說……………李 緯(一三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五冊】

論語詳說……………魚有鳳(二四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六冊】

論語小注劄錄 南塘集……………韓元震(三九三)

論語經說 邵南集……………尹東奎(三九九)

論語稟目 貞山雜著……………李秉休(四〇三)

論語講說 白水集……………楊應秀(四〇九)

論語劄錄	戒庵集	尹衡老(四五五)
論語講義	壽齋遺稿	李崑秀(五二一)
論語經義	漢上經義	金元行(五二五)
論語疑義	閒靜堂集	宋文欽(五三七)
論語經義問辨	果庵集	宋德相(五四一)
論語劄疑	果庵集	宋德相(五四三)
論語經義	鹿門集	任聖周(五五九)
論語疑義	順庵集	安鼎福(五六一)
論語劄疑	庸齋集	金謹行(五六五)
論語通理	九龍齋集	白鳳來(五七九)
論語劄錄	本庵集、本庵續集	金鍾厚(五九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八冊】

論語讀書劄義	存齋集	魏伯珪(六一一)
經筵論語講義	芹齋集	金 憲(六八三)
論語問疑	湛軒書	洪大容(六九三)
論語經義	蘿山集	趙有善(七〇七)
論語經義問對	歸樂齋集	柳匡天(七一—)
論語劄略	近齋集	朴胤源(七一九)
論語說	弄丸堂集	魚周賓(七二三)
論語雜著	濯溪集	金相進(七三三)

【論語卷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七冊】

論語纂注增補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一)
論語小注考疑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四七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八冊】

論語劄錄	經書劄錄	金龜柱(五〇三)
------	------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九冊】

論語經義條對	謙齋集	奇學敬(六五五)
論語疑義條對	水村集	高廷鳳(六六三)
論語經義條對	龜巖集	李元培(六六七)
論語小注記疑	龜巖集	李元培(六七五)
論語雜識	自然齋集	金履九(六七九)
論語講義	明泉全集	徐澄修(六九五)
論語答問	兒庵集	釋惠藏(七〇一)
論語講義	弘齋全書	正 祖(七〇五)

【論語卷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二册】

論語原思	立軒集	韓運聖(一)
讀論語劄錄	泉齋集	申弼欽(五)
論語經旨蒙解	松塢遺稿	朴宗永(一三)
論語讀書私記	圭齋遺稿	南秉哲(二一)
論語筆程	崕堂集	李象秀(二五)
學而篇總論	希庵集	李瑀祥(二九)
論語經義 附：問目	雲庵集	朴文一(三五)
論語考略	克齋集	盧必淵(五一)
論語劄疑	西山集	金興洛(五五)
論語經義問對	石南居士私稿	徐基德(六三)
論語說	省齋集	柳重教(七三)
論語講義發問	省齋集	柳重教(七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三册】		
論語記疑	晦堂集	張錫英(八五)
論語經說	梅堂集	李壽安(一〇九)
李寒洲論語劄義辨	舫山集	許薰(一一三)

讀論語	良齋私稿	田愚(一二七)
論語經義問對	桂陽遺稿	李欽(一三九)
論語講義	毅庵集	柳麟錫(一五三)
論語劄記	陽谷集	安泰國(一五九)
論語講錄	網庵遺稿	吳麟善(一六九)
論語答問	茶田經義答問	郭鍾錫(一七三)
論語雜錄	槐閣集	李垞(二七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四册】

論語集注人物性異論	壺山集	朴文鎬(二七五)
論語集注詳說	壺山集	朴文鎬(二七九)
論語或問人物性異論	壺山集	朴文鎬(五四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五册】

論語雜著	竹逸集	鄭灝鎔(五五一)
論語雜著	思庵集	安在極(五六九)
論語劄疑	醒齋遺稿	李瓊錫(五七三)
論語講義	遜庵集	申晟圭(五八一)
論語劄錄	老柏軒集	鄭載圭(六四五)
論語講義	存稿	任百禧(六五一)
論語問答	云溪集	車鴻(六六一)

論語答問 } 月波集 鄭時林(六六七)
論語注釋 沈大允(六八五)

【論語卷六】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六冊】

論語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上

五書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崔左海(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七冊】

論語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下

五書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崔左海(三六七)

論語人物類聚 } 論孟人物類聚 純祖命編(七四五)

論

語

說

〔韓〕沈就濟 著

孫飛燕 點校

黃甜甜 覆校

尹志華 覆校

【題解】

論語說作者沈就濟（一七五三—一八〇九），字子順，號謙窩，本貫青松，固城人。龍驤衛大護軍義清之孫，殷昌之子。終身不仕，隱居鄉里致力學問，現傳有謙窩集三卷、附錄一卷。本書收錄於謙窩集卷二，沒有訓詁及經義上的說明，而是以孔子之仁為中心論述論語思想，認為仁包括仁義禮智，與元亨利貞和春夏秋冬結合則可歸至一本。若搓開二者，則呈現萬殊，歸結為天地間的一種氣，孔子之道就是體驗此道，論語就是闡明此道的文章。（白源鐵）

論語為學之根本，蓋仁義禮智之理，無往而不為根本。大學之規模，以此仁義禮智為其根本；中庸之微妙，以此仁義禮智為其根本。若無根本，則有何規模微妙之可言乎？

仁義禮智，以其全體言之，則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①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

以其分界言之，則潛室陳氏曰：「渾然本體，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北溪陳氏曰：「仁義禮智，只是一個

道理分為兩個，兩個分為四個。一個是仁，一個是義，一個是禮，一個是智，這四個便是個種子。當來得於天者，只是個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自然成四派，如破〔梨〕②相似，破開成四片，而仁義又是大界限也。」

以其所稟言之，則朱子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火神曰禮，金神曰義，水神曰智。」

以其天人言之，則北溪陳氏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又曰：「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

以其立名言之，則朱子曰：「仁便有溫和慈愛底意思，義便有剛果肅殺底意思，禮便有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有收斂無痕迹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

以其主理言之，則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其宜之理則義也，其讓之理則禮也，其知之理則智也。」

以其配屬言之，則朱子曰：「以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仁，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

① 「本」脱，據木鍾集補。

② 「梨」脱，據性理大全書補。

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

以其體用言之，則潛室陳氏曰：「四者之中，仁義是一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莊。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者兩耳。」朱子曰：「仁義互相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以其循環言之，則北溪陳氏曰：「仁禮敷施出來底，義智肅殺收藏底。」又曰：「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此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與水一般，便是智。」西山真氏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無間，人之四德亦然。」

以其豎橫言之，則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此是合橫豎說也。北溪陳氏曰：「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說。「以仁言之，則所謂

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以義言之，則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以禮言之，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以智言之，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以信言之，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此是橫說也。

以其統體言之，則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稟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孟子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道」是也。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也。」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伊川曰：「學之大，無如仁也。」臨川吳氏曰：「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又曰：「地之四方也，而東為先；天之四德也，而元為長；人之五常也，而仁為首。」魯齋許氏曰：「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西山真氏曰：「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個心，發生皆從此心。」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孔門教人，求仁為大。」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仁之體用，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又曰：「仁之德是統說，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曰『仁者愛之理』，然

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又曰：「仁者是個生底意思，貫通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然則仁之為仁，豈非根本上一大工夫處耶？今夫論語一部，以學而為首，以鄉黨居中，以歷敘羣聖為篇終。其學而者，心之全德，學而明之也；其鄉黨者，心之全德，安而行之也；其歷敘者，心之全德，傳而受之也。然則一本而萬殊者，學而也；萬殊而一本者，歷敘也。鄉黨一篇，立一本，統萬殊，繫以大學之矩，中於中庸之時者，此非集大成之吾夫子耶？篇內諸子之問仁，似非偏言之仁也。在天所謂統天之元，在人所謂兼包之仁也。若以兼包之仁言之，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仁之體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是仁之用也。此非所謂心之道乎？然則學而知之者，不過此道也；歷敘羣聖者，不過此道也。篇首、篇終，明其知行，而其間第一、第二次第名篇者，則體本源流行之義，庶可見矣。

論語講義

〔韓〕李書九 著

孫飛燕

點校

黃甜甜

尹志華

覆校

【題解】

論語講義作者李書九（一七五四—一八二五），字洛瑞，號惕齋，本貫全州，德興大院君（中宗第七子）之後裔。一七七四年（英祖五十年）文科及第，歷任校理、戶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右議政等職。正祖時期與朴齊家、李德懋、柳德恭並稱「漢學四大家」，聞名於世。本書收錄於惕齋集卷十六，是惕齋回答正祖泰伯篇中的詩與樂，憲問篇中的孔子告君討賊，陽貨篇中的性善等需商榷的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惕齋在關於性善的論述中指出，孟子之前對此已有所認知，只不過尚無人提出性善這個用語；關於告子與陽明的觀點有佛家思想。（白源鐵）

【泰伯篇】

上問曰：詩是樂，樂是詩。則此章既曰「興於詩」，又曰「成於樂」，果無架疊之嘆耶？

臣書九對曰：古者詩與樂為一道，詩是樂，樂是詩，誠如聖教。然臣竊嘗以經傳及後世諸儒之說考之，詩亦有人樂、不入樂之分。儀禮鄉飲酒燕享所用合樂、射樂、笙奏、管奏、金奏諸詩，俱出於二南、雅、頌，而十三國風一

無與焉。故宋程大昌詩論引鼓鍾詩「以雅以南」及文王世子「胥鼓南」之文，以明二南之只可稱南，而不可謂風，仍以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又引周禮「籥章」「豳詩」、「豳雅」、「豳頌」之文以明自有逸詩，而非今七月等詩。明顧炎武日知錄遂以南、豳、雅、頌四詩為詩之本序，復引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以明變雅之雖或播樂，而亦不常用。諸說俱有根據。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周樂，諸國之詩俱在。以此觀之，又似入樂。然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鄭宋衛齊之音，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据此，則季子所觀，即大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若春秋列國大夫所賦之詩，多出於風，而又不過誦其辭以道其志而已。且孔子言正樂，只稱「雅頌各得其所」，獨不及風焉。詩不盡入於樂，概可知矣。至若此章所云興詩、成樂，乃是學者得力之次第。毋論詩之人樂與否，美刺風喻，辭旨明白，咏嘆淫液，意味深長，初頭之善心興起，必於此得力；樂則比詩又添許多精采，聲音采色，歌咏舞蹈，俱有所養，末梢之德性純熟，必於此得力。功用既殊，則分以言之，又無架疊之嘆也。

【憲問】

上問曰：孔子之入而告其君，出而告三子，可見其嚴於

討賊。而程子則以為必告之天子，胡氏則以為先發後聞可也。程子之論則可謂深得孔子之意，而胡氏之說則不但不同於程子之論也，果可以先發後聞，則孔子豈不為之乎？朱子雖以時義二字答或人之問，而孔子之時，恐不可先發後聞。雲峯胡氏雖以經權二字明二說之所以不同，而未段所云謂魯，非謂孔子者，亦恐非胡說本意，故後儒或以為胡氏此說不必附集注。此論果何如？

臣書九對曰：天下之事，惟義理與形勢。□□□□
臣賊子，四海萬世之所共讎也。義理之分既所同然，而形勢之宜更有可為，則孰不欲親自傳刃快正其罪也哉？不幸而絀於形勢，未伸懲討，惟可以明其義理，亟扶倫綱。此夫子所以齋戒沐浴，告哀公①、告三子者，不知止者也。然若胡氏此論，以義理言之則固可，以形勢言之則不可；謂魯國當然則固可，謂孔子當然則不可。夫以鄰國之大夫，不告方伯，不告天子，直興問罪之師，竊恐行之不得。且是時夫子年老致仕，雖欲如此，誰可從者？考之春秋，定十三年薛君比，哀四年蔡侯申，六年齊君荼，凡三書此變，而皆在於夫子從政之後。為鄰討罪既無彼此，則先發後聞亦應同例，夫子興師，無已太煩。聖人力不足以討賊也，不得已借空言以代鈇鉞，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誠如胡氏之說，是乃力足以討之矣，何必徒借空言

以見其志而已乎？若魯之君臣，則齊是我與國也，藉非與國亂賊之謂何，豈忍恬然坐視？雖不告方伯，不告天子，直興問罪之師，有誰禁之耶？當日君臣猶復泄泄，使懲討不行，倫綱永墜，此夫子所以太息痛恨，寧欲無言者也。此事政在於西狩獲麟之歲，春秋之絕筆於是年，微旨亦可想矣。臣故曰胡氏此論，以義理言之則固可，以形勢言之則不可；謂魯國當然則固可，謂孔子當然則不可。雖然，義理每患於不明，懲討惟恐其不嚴。胡氏家學自文定春秋，類多激切之論，朱子集注採入此說，亦出於寧過無不及之義。則胡雲峯之宛轉為說，固是曲護；黃慈溪之必欲刪去，亦恐未允。

【陽貨篇】

上問曰：尚書言天降恒性，易繫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人性皆善，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凡言性者，皆就理一邊，不雜乎氣者言。而其論氣質，則必在於已發境界，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從上聖賢傳授旨訣，奚啻明白。而此章所訓獨以氣質言性，然則告子之「生之謂性」，佛氏之「作用是性」，陽明之「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

① 「公」上有「子當而」三字眉批。

有何悖於聖門之言性歟？夫性者，學者窮格之開卷第一義，天命氣質之地頭，吾儒異端之差醜，須悉條陳之。

臣書九對曰：性命之說，自湯誥以下，經傳所載，非止一二，至於周程張朱諸賢，其意更無餘蘊。從上聖賢，豈其知有未及、見有未齊而然哉？特以所言之地頭隨處不同故耳。學者要當融會其說，究極其趣。蓋性即理也，而所寓者氣也。若從理一邊推將下來，則理無不善，故性亦善。非徒性也，才與情亦無不善。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從氣一邊推將上去，則氣有清濁，故才有好底不好底，情有中節不中節。非徒才與情也，性亦不能無善惡。故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由此而極論天命氣質之地頭，則亦有二層。人生以前，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所謂在天曰命；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所謂在人曰性，此是上一層說也。雖墮形氣，若其本體，又未嘗外此。就此一性中單指理而言，曰天命之性；兼指氣而言，曰氣質之性，此是下一層說也。天命之性，人皆一般；氣質之性，人各不同。故聖學工夫，要使人矯氣質偏重之稟，復天命本然之體而已。此章性字雖說氣質一邊，易繫之繼善成性，又說天命一邊，則謂夫

子言氣質而不言天命，恐未必然。且相近云者，政以氣質則雖或不齊，而天命則彼此一般故耳。理氣之元不相離，即此可見。若告子之「生之謂性」，佛氏之「作用是性」，陽明之「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其言雖微有不同，而其見氣遺理、認心為性則一也。然佛氏見得一段些子光明，便能會知會覺，把作渠家無限寶藏，硬要守定那個，不肯應接事物，直一上頭無來歷，下稍沒着落底工夫。告子、陽明則其見處與佛無異，而又不似佛氏之專一管攝，便要他應事接物，惟意所欲。告子曰「食色，性也」，而不知食色有當然之則。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為格物。」及其答王畿、錢德洪之問，畢竟以意知物，並為無善無惡，而即以此為自家上乘工夫。苟如是，則中庸「率性」便當改之為「率心」，雖縱酒貪色、殺人放火，而自謂率吾之性，亦無不可。此乃狂禪也、邪魔也。大本一差，流弊至此，視諸吾儒天命氣質之論，其為冰炭燕越，又不待辨別而自明矣。

論語講說

〔韓〕金義淳 著

孫飛燕

黃甜甜 點校

尹志華 覆校